



清凉世界 郭石夫

散文

等你在桥头

胡庆军

二宝每次回家看娘的时候,娘都会到村口那条小

河上的小石桥上接他;每次离开家的时候,娘也总是

顾着小碎步,送他到村口那条小石桥上的小石桥。娘头发

已经全白了,身体也好像越来越瘦小。

和二宝每次挥手告别的时候,娘也都说这一句

话:“宝,在外边好好干,娘硬撑着哩!什么时候再回来

给娘打个电话,娘在桥头等你。”

二宝的家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村庄,一条小

河从村前缓缓流过,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也无论是干

旱的年份还是梅雨时节,这条小河也从没有干涸过、没有

泛滥过,河上的那座小石桥是村子通往外界的唯一通

道,无论是很多年前交通不便的时候还是如今公路四通

八达的时代,从没有改变过。

石桥的这边是二宝的家乡,石桥的那边就是笔直

的国道。每次从长途车上下来,二宝一眼就可以看见

桥头上站着等自己的娘,从儿时到如今,也好像从没有

改变过。虽然娘已经老了,但每次,二宝回家都渴望娘

在石桥上等自己,因为那是一种温暖、是一种依托。

每次和娘携手走在村子里记忆中那条古老的街

道上,还是那样那古色古香,虽然有了很多时尚的味

道,但和娘说起从前街道的样子,娘就说:“现代的东西

使,狭窄的街道稍稍拥挤了,但怎么也掩饰不了她过

去、曾经和将来的繁荣。”听这话时,二宝就感觉娘很有

学问,并不像一个没念过书的乡村老太。

二宝从上高中离开这个村子开始,每次回家,娘

都会在桥头等他,走时也会拉着他的手送他到桥头。

二宝的爹死得早,从三岁开始,二宝娘就自己一

个人拉扯着儿子生活,乡亲们纯朴,给了娘很多多的

帮助和救济。

二宝也很争气,上完县一中,考上了省城那所全

国重点大学,再然后就毕业留在了省城工作。再然后

就在省城找了对象结了婚。

二宝接过娘很多次,想让娘去省城和自己一起

生活,但娘就是不去,她说住不惯楼房,舍不得家乡这

些乡亲,也舍不得乡村这美丽的风景。

没办法,二宝知道娘属于家乡,他给娘装了一

部电话,有事没事便给娘打个电话。每次走,都给娘留

下很多钱,让娘喜欢什么就自己买点什么。娘也不推

辞,但每次娘都会把儿子留下来的钱捐献给学校里那

些家庭贫困的孩子们,她说,我个老婆子哪花得了这

么多钱。

别人把这些告诉二宝,二宝感觉娘做的是对的。

每次回来看娘,二宝依旧给娘留下更多的钱。

每次回来,娘都是精心给二宝做些儿时喜欢吃

的小吃,其实二宝并不喜欢吃。日复一日,二宝心安

理地接纳着娘的这份关爱而变得有些许麻木,甚至

感觉理所当然。偶尔还为娘的婆婆妈妈而厌烦,但

过后总不免歉疚满怀,而内心也经常自圆其说地默默

承诺:将来等有机会、等自己条件再优越点的时候、

等自己不忙的时候……一定要陪同娘一起去看看风

景,好好报答她的关爱。

直到有一次回家,娘在忙碌时摔倒,并固执地认

为不要紧时,二宝突然感受到母亲衰老的真切。看她

满脸的皱纹和花白的发髻,不由想起那句:鱼对水

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你心里。

但娘还是固执地不愿意去省城,即使那些老邻居

劝说,娘也不点头,拗不过,二宝也便依了娘。

有时,周末了或者节假日了,二宝忙不能回去看

娘,不管是不是已经电话告诉娘,娘都会自己到小

石桥上站一会,数着国道上的汽车念着二宝的名字。

有时和娘通电话,娘会告诉二宝,好好干,别给乡亲们

丢脸,别总是惦记着娘。

没事的时候,二宝会推掉许多应酬,带着老婆或

自己回老家看娘,出发前他也总是习惯给娘打个电

话,因为他知道,娘在桥头等自己。

小小说

最好的广告

曹世忠

东郊有一家羊肉烩面做得特

好,小区里的人都如此说。

慕名而去却让人失望。

烩面馆静静地卧在一条小巷

里,极偏僻的。门不高,是那种笨

式的木制门,斑斑点点的驳旧痕迹

依稀可见。好在门前的路面扫得

干干净净,利利爽爽。

“师傅,吃点啥?坐。”老板有

四十几岁,小平头,鬓角处夹杂着

斑斑白发;圆圆的脸,泛出和蔼和

善的光泽。远远看见我走过来,

就连忙打招呼,“你来得正是时

候。一会儿人就多了。”屋里放四

张桌子,十几把椅子。隔墙后面

是厨房,中间开了一个窗口,能直

接看见外面的顾客。片刻工夫,

有个四十岁的女人端出来一大碗

羊肉烩面,冒着尖,上面放着葱

花、薄薄的肉片,香气四溢。烩

面汤是用骨头熬成的,喝着味美

可口,通泰舒畅。“有辣椒、醋,自

己看着用。”那声音甜而脆,一脸

妩媚的阳光。看来这是夫妻店,都

市里好多男女都是如此一步步艰

苦创业的。

吃完饭,看看时间还早,顺便

和老板唠嗑。言语中我流露出环

境有些太简陋的意思。他说,那些

大饭店都装修得富丽堂皇,五光

新书架

《巨人的陨落》

王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每一个迈向死亡的生命都在

热烈地生长——从煤矿到宫殿,从代表着权力的走廊到爱恨纠

缠的卧室,五个家族迥然不同又纠缠不断的命运逐渐揭晓。

在战火硝烟中,无人幸免,被动参与战争的英格兰贵族和

矿工的子一样会受伤,会被炸死,所有企图通过战争获利的

统治者,都从神坛上跌了下来,甚至丢了性命,比如俄国沙皇。

因为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等待每个人的都是不同的命运,但

每一个迈向死亡的生命都在热烈地生长。每个被命运左右的普

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微弱却美丽。

以威廉姆斯和菲茨赫伯特两家为主线的众多人物被巧妙

地编织在一张巨大的情节网里。每到关键处,作者会故意按

下不提,转而去叙述另一段有趣的人和事,既制造了悬念,又

适合片段式阅读。

肯·福莱特的叙事技巧十分高超,文字精准简练,不会给

读者设置任何阅读障碍,情节线索紧密交织,虽然是六十万

字的大部头,但没有一分钟是无聊的。

绿城杂俎

1969年农历正月初七早上,我穿着

绿军装,背着背包,踏上了从军之旅。

那天,地上的积雪变成了冰,走起来滑

溜溜的,心里却像燃烧着一团火。

为了当兵,我是费尽了心思。当时

规定,当兵的年龄是18至22周岁,可

我才17岁,就多次找大队民兵营长要

求,写了三份入伍申请书,还把刘胡兰

当榜样,说规定18岁才能入党,刘胡

兰15岁就入了党,我17岁为啥不能

当兵?

我们那个连队是成都军区独立第一

师警卫连,简称警通连。这样,在第

二招待所住了两个晚上,在影剧院观

看了县剧团演出的豫剧《白毛女》。

第三天上午,步行到七里岗火车站,

登上西行军列之后,新兵连陈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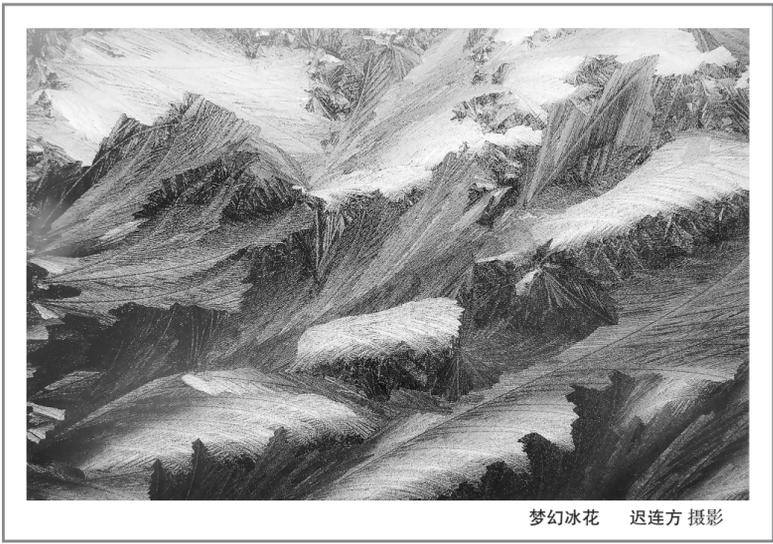
贵连长让大家唱歌,唱什么歌呢?他

说,我们已经是兵了,就唱个自我介

绍歌吧。“自我介绍歌?”上学时老

师教过歌,也听别人唱过歌,虽然不

多,可也不少,却没听说过这么一首



梦幻冰花 迟连方摄影

“我是一个兵”

魏锦池

一个兵”。特别是军民联欢活动拉歌,

对方一拉,连长就说:“来个自我介

绍。我、我是一个兵,预备——起。”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已经由当年

不到18岁的毛头小伙,变成了年逾花

甲的老头。可是,每当想起当兵那段

时光,就会觉得心潮澎湃。前不久,我

这批战友聚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嘻嘻哈哈

地笑,聊足了,笑够了,有人提议按照

当年的部队编制,每个排或者连唱一

首歌。唱什么呢?大家似乎想也没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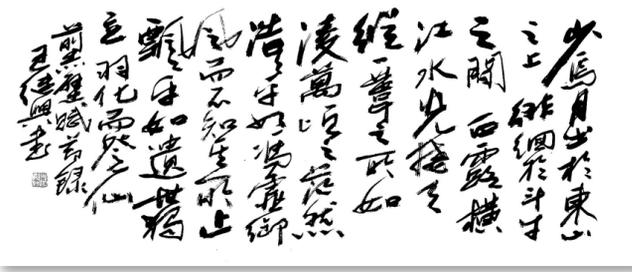
就异口同声地表示:“我是一个兵。”

于是,一群老头,身边站着孙子,个

个红光满面,亮起声音不全的嗓子,

唱起了“我是一个兵”。歌声把大

家带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一



王继兴书法

随笔

陈刺树

翟传海

我老家村庄坐落在一座大山的

怀抱中。门前有一棵老柿树,还

有一墩我们一直就叫陈刺的树(后

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是枳实,也叫枸

橘、臭橙,是嫁接枳橘的砧木。也

就是晏子使楚说的“橘生淮南则为

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枳)。

陈刺树四季常青,每片叶子卵

状短圆形或倒卵形,有半个拇指大

,两面油光油光厚墩墩的。它从根

部开始就胡乱地生出许多三棱状

的枝条,根根三棱状的枝条上都胡

乱地长着许多硕大的刺,每根刺有

一到四厘米长,底宽头尖,扎起人

来老疼老疼的。每根枝条又胡乱地

生出许多胡乱的枝条,许多胡乱的

枝条又胡乱地交叉在一起。整体有

一人多高,走近了看犹如一个个立

着的刺篓。

每年春季每个枝尖都会发出嫩

绿的新芽,使得一整墩都绿得楚楚

动人,绿得翠绿欲滴。大概青嫩

的缘故,母亲总是掐些刚发出来的

嫩芽,用热水焯了当菜吃。除了

青嫩生脆,味道就是苦苦的。它有

白色的碎花簇生于当年新枝的顶

端或叶腋,闻起来有一种若有似无

的清香。

它是几月挂果、几天长大,现在

已经记不太清了。那柑果果皮粗糙

近球形,大的如土鸡蛋,小的像鹌

鹑蛋,若不是小和苦简直就是小橘

子。我们都叫它陈刺树。因为那果

辛酸涩苦,因为它满身都是长刺,

所以它从长出来一直到冬天,由绿

青到橙黄,都一直挂在枝头。

这就“百无一用”的陈刺树,却

是我们家那个时候的“贴金”。每

年深秋,总是在奶奶的指挥下,费

很大劲将那些已经长黄变熟的陈

刺树捅下来,一墩总能捅百把十

个,再一个个艰难地搬到前墙高

高的窗洞里(爷爷在世时准备设

暗楼用的,尚未完全扒穿的小窗

户)。之后,一年中庄上大人小

孩每每患病,不管是消化不良、

感冒咳嗽、多痰打嗝、咽喉肿

痛,或是胃肠积滞、湿热泻痢、

胸痹结胸、气滞胸肋疼痛,抑或

是产后腹痛、胃下垂、子宫脱垂

、脱肛等“五劳七伤”,只要没

钱吃药都会到我家讨要一些。具

体的用法都是奶奶一交代过的,

至于是否药到病除我就不大清

楚了。这个时候,也只有这个时

候,我奶奶和我们全家才显得那

样的尊贵。

月光照着故人的影子

费城

黄昏多么静。一丛灌木

沿着河堤一路小跑

树影在摇晃

那些幽暗柔和被遗忘的破碎絮语

映照在水面上

全被我看见

露水里点灯笼

月光照见故人的影子

而面上淡淡的黑

是忧愁

是九月新换的旧衣裳

那些旧的名字,旧的人

日显沧桑

连载



世界极客

\*\*\*\*\*

终于步入了正轨。客串过“副

总裁”的陆弘亮,身上的担子更重

了,他名片上的头衔也由“杂务”

变成了“项目经理”。

这天,孙正义把一个信封交给

“我要给你10%的股份。”孙

正义说,“但是现在还不能兑现,

因为我们还没有上市。”

陆弘亮苦笑。他早领教过

孙正义的“空头支票”,但也知道

孙正义是个说话算话的人。

“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上市

公司的。”孙正义自信地说。实

际上,没过多久他就送给了陆弘

亮10%的股份。

在语音电子翻译机的开发

不知为什么,前田特意用英

语对孙正义说:“这里还有个有

意思的人,我来为你推荐吧。”

也许出于年轻人的自负,都

受过西式教育的孙正义与西和彦

也用英语做起了自我介绍,并

且短暂地交谈了几句。

“你不是日本人吧?”西和彦

注意到了孙正义的姓氏。

孙正义万万没想到对方会

提出这样的问题,生硬地答道:“

我是韩国人。”

“听说你在做翻译机?”

孙正义强调:“是语音翻译